

的編者 蓋棺已定，難論紫陽

二零零五年一月份，海峽兩岸三位曾經風雲一時的政治人物先後逝世，先有中國前總理暨中共前黨總書記趙紫陽在一月十八日逝世；繼有中國法學界名人蕭蔚雲在途次澳門期間突發死亡；隨後，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台北受長期病困之後終告不治。

在傳播媒介的報導方面，三人的死亡當中，以趙紫陽的逝世最為矚目；辜振甫次之；蕭蔚雲最弱。然而，如果以對中國政治運作影響而言，筆者認為，三人影響最深的，剛好是將秩序倒轉過來，蕭蔚雲對政局影響最深，辜振甫次之，趙紫陽最弱。

近十五年來趙紫陽對中國政局的主要影響，在於其自六四事件以來所堅持的「不妥協」立場，這項不妥協精神一直令到中央各人不大好受。然而，不妥協精神並不因人的死亡而改變。更好說，趙紫陽死了，中共中央失去了與趙和解的最後機會。趙的影子延續了趙的不合作。不過，我們得承認，儘管有這不合作精神存在，過往十五年政府和黨依然運作如常。

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曾呼籲政治體制改革，呼聲是正確不過了。但評論人一腦子認為八九年趙下台後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立時無疾而終，卻是十分片面的看法。在回顧及評價中國政治改革的得失時，我們必須一問，是甚麼力量把如李鵬這等水平的「總理」體面地送下台，而換上朱鎔基；又是甚麼力量在朱鎔基任滿後，能確保溫家寶上台，當中經歷另一種政治體制改革，這種改革並非一步到位的「全民普選」，卻在協商中逐步完成。趙紫陽的落馬，

並沒有減慢中國政制改革的步伐。趙紫陽是否逝世，對大局已無甚影響。

辜振甫的死亡則有所不同。辜在台灣有難以取代的聲望。在中共方面亦有極高的評價。辜家本是台灣島上百年望族，具有本土人士的象徵意義，在海峽兩岸的調和方面，有難以取代的地位。中國政府吃了圈套，在台灣領導層拋出一系列政治動作之後，過敏地封殺海峽兩岸的這種次官方交流，結果令辜氏在「晚年」無所作爲。

現在辜氏逝世，中國才驚覺失去了理想的跳板，匆忙派出二亞（孫亞夫、李亞飛）到台北悼唁，同時嘗試修橋鋪路。不過，辜氏在台灣屬於可遇不可求的人物，台籍人士中能有這樣聲望者爲數不多，但祖籍大陸的人士接掌海峽會，又處處要提防「賣台」的冷箭，在政治上容易翻筋斗，尋常人士大概不敢接此燙手山芋。

至於蕭蔚雲的死，則最直接影響到中國政府的運作。中國政府在處理涉及國家主權事務方面，一直強調「立法原意」。蕭蔚雲一死，才意識到原來代理立法原意的招牌，最終會隨大自然生命的循環而告別人間。儘管按照中國的憲法體制，法律的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，但解釋的方向，卻一直受到一群有份起草的法律專家所影響。然而，現在即使我們退一步，不去質疑所謂「立法原意」是否合法律精神，但代表立法原意的個人，卻一個一個面對著生命的召喚。蕭蔚雲的死，告訴我們立法專家終會過去。中國的法律解釋，最終應由立法機構移向司法機構。最高法院制度的成立，成了眼前有待實現的課題。

法律體制改革千頭萬緒，但新春伊始，我們總懷希望，並祝願各位讀者福佑常盈。

林瑞琪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六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